

A large, stylized red sun with radiating lines is positioned in the upper half of the image. The sun is a solid red circle with numerous black lines radiating outwards, creating a starburst effect. The background is a solid black.

血痕

文學週報
叢書

血 痕

俄國阿志巴綏夫著

鄭振鐸 魯迅 同譯
胡愈之 沈澤民

上海開明書店發行

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付印
一九二七年三月出版
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再版
一九二八年十月三版



文學週報
叢書
血痕

實價大洋八角

外埠郵費
加郵費

原著者 阿志巴綏夫

翻譯者 鄭振鐸等

發行者 開明書店

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一六五
開明書店

序

在許多近代的大作家中，不知何故，我只深喜俄國的幾個，而高爾基與阿志巴綏夫，尤爲我所敬愛。這也許是我個人的癖好，未必是大家都同意的；但我可以告訴大家，凡是近代的作品，讀了最使我們驚心動魄的，最使我們感得一種連呼吸都透不出的激動的，除了阿志巴綏夫諸人的以外，却也不易再找出別的好多著作來。在他的作品裏，我們可以看到全俄國的革命時代。那時是一九〇五年，俄國的民衆起來了，却又失敗了。這個集子裏的血痕、朝影、與革命黨，便是那時失敗的革命者留下的血跡了。阿志巴綏夫的有名作品，沙甯以外便要數作血痕與朝影，因了這兩篇東西，他曾被俄國政府捉去判決了死刑。不知後來以何因緣，乃得釋放了去。

他的晚年很苦悶，眼是瞎了，耳是聾了；他本國的人，却當他是一個反革命者，與米列茲加夫斯基諸人受同樣的看待。在國外無聲無臭的生活着。除了外國的人讀了他的作

品還記着他外，他的祖國的人却早已忘却他了。

然而我們如讀了他的這一冊東西，我們却永不能忘記了他與他的不朽的藝術。他寫的不僅是俄國，乃是人類的全體的，不僅是俄國的革命時代，乃是我們的，乃至其他人種的革命時代的故事。在現在，在中國，我們的青年讀了，當受如何的感動呀！彷彿，這是我們自己寫的，不是一個遼遠地方的作家阿志巴綏夫寫的。

這個集子，集合了四個人的譯文，魯迅的一篇，澤民的二篇，愈之的一篇，我的二篇。我很感謝他們答應我編成這樣的一個集子。

西諦十五，九，十四。

錄

血	痕	一
朝	影	四九
革命黨		一三七
醫	生	一五七
巴莎杜麥諾夫		一九三
寧	娜	二五九

痕 血

—————

第一章

在這幾天裏，阿尼西莫夫差不多沒有睡眠；但他却覺得他自己的身體比前健壯，比前更有精力。他也顯得更年青了，當他在車站上忙來忙去時，他是一個身材瘦弱的人，鼻子特別的長而下傾。

這件事發生得如此的突然，如此的匆促，然而他無時無刻不覺得興奮而快樂，好像他是被一陣清澄的衝向前去的潮流所帶去，那潮流將永遠的掃除去一切舊的、沈悶的、不快樂的生活的痕跡。

車站裏向來是那樣的靜寂而陰鬱的，現在却滿現着激昂而騷動的氣分。月台與月

台的附近，不斷的擁擠着羣衆；一羣黑色的潮水似的大羣衆，這大羣衆看去如一堆高的蟻山，到處都是紛亂激動的低語聲，在清朗寒冷的空氣中振動着。火車繼續不斷的匆促的由東方駛到牠帶着大的色彩明亮的車輛，差不多沒有停頓，都是急急的向前開去，不久便消失於地平線上的白霧中了。每一列火車經過車站時，羣衆便高聲吶喊的祝賀。帽子狂搖着，喊聲似乎生出一種青年的快樂與豐富的感覺。每個人都盡他氣力之所能的高聲大喊，帶着孩子的快樂地望他的隣人；在火車爲樹林所蔽而看不見以後許久工夫，那逐漸低弱的間歇的喊聲，還可以聽得見。

『啦……啦……』

機關車上掛着紅旗，在風中飄揚着，從每個車窗中，有不認識的許多臉向外觀望；忠實的友情的臉，這些青年們，大多數都是搖着他們的帽，揮着他們的手，直至他們完全向同一方向不見了爲止。這些青年們真是多極，多極，一列車緊接着一列車，來福槍與手槍襯着黑的外衣與帽子，似乎很奇特，在每個人的心裏都引起一種青年的對於他們的權

利與能力的快樂的意識。

阿尼西莫夫迎接着每一列車，如式的遣發了牠向前去，而他的長鼻子，爲寒氣所凍紅的，在他帽子底下伸出，表示歡迎之意。他看着經過的臉，他的心裏充溢着一種大的新的快樂。

第二步有什麼事發生，他不能說出，然而在他之前却朦朧的生出將來的光明、快樂與自由的幻像；在實際上，他過去的苦作而沉寂的生活，以及一切他的屈辱、沈醉、煩疲，現在都要告一個結局，這似乎是很自然的。

如果沒有列車來，他便在車站閒走着，雜在羣衆中，伸着他的長鼻，進入這裏或那裏的辯論的羣中，而時時插說一二句話。

每個人都認識他；每個人都稱爲『我們的站長與同伴』，常常高興和他閒談，如同和一個老相識或一個好朋友一樣。

有的時候，阿尼西莫夫走進車站裏的他的房內，獨自凝集他的思想。他站立在房內

許多時候，帶着如夢似的微笑；他對自己說着同樣的那一句話：

『呵，如此才是生活！』

他忘記了他的要休息與靜想的本意，又跑出屋外了。天空光明而清朗，白雪在他腳下摔響着，快樂的羣衆到處走動，不斷的喊着笑着。從每一列車裏，總有兩三個人下車來，帶新聞給阿尼西莫夫，或問他些十分重要的問題。阿尼西莫夫很高興，當他能給他們以好的答覆時，他常常和他們握手，他眼裏帶着快樂，對他們說道：

『向前去，同伴們！上帝與你們同在！』

他的長鼻更見得紅了，他的細小的眼睛有些潮濕了。他向他的朋友們點點頭，很快的跑向機關車那裏。一聲尖脆的叫笛聲起來，所有那些親愛的同伴都被帶向前去，被帶到那個有些恐怖，同時又快樂的地方去了。他們的離別，重又爲一陣齊聲的吶喊所祝賀，喊聲如雷似的，良久良久才息下，似乎要撼動了大地。

到了黃昏時，阿尼西莫夫在一趟列車裏認識了一個熟悉的臉。那是肥胖的機關手，

身材臃腫而有襞紋，他跳下機關車，他們緊緊的互相握着手。這位機關手外表很奇怪，他帶了一把來福槍，他的衣袋裏裝着沈重的子彈，重得垂壓下去。阿尼西莫夫忍不住笑了，他匆促的說道：

『我說，進行的事是真的了，卡爾弗爾福威慈這不絢麗麼，這個總發動！』

『呵！』機關手答道，臉色慘白，但微笑着，『我們好久就看到這些事了。』他說俄國話並不十分正確，這個小缺點常常使阿尼西莫夫好笑，但現在却使他感動。

『我方才聽見說，兵士們被禁在營房裏，因為他們怕兵士們會傾向於我們這一邊，』阿尼西莫夫說道，一陣廣寬的微笑伸張於他的全臉。

『呵！』機關手答道：『我們希望那樣。』

於是他再握了握阿尼西莫夫的手，向前跑去，登上他的機關車，同時，阿尼西莫夫也跟在他旁邊跑，與對面走來的人相碰。

『我願意我能和你一同走，』他說道，『但我如果不在這裏，一切事情便都要七顛八』

倒了。」

『我想你不願意離開你的家族，』機關手一邊跑着，一邊說。

阿尼西莫夫高興的答道：『我的家族並不困擾我，我已把我的妻和孩子們送到鄉下，住在我岳父家裏了。我以後可以見到他們；現在不是關心到那種事的時候。唔，祝你好運氣，上帝保佑你！』

有好一會工夫，他站着望那開去的列車，默思的微笑着。

『這件事看來是怎樣的奇怪呀！』他想到，『三天以前，我永不會相信有這樣的一件事。我想生活是恰恰照舊的過去；今天同昨天是一模一樣；常是同樣的可厭的可憐與困惱。』

他過去的灰色而煩惱的生活的鬼靈，朦朧的站在他面前，又消失了。他四面的望着，搖搖頭，又混入羣衆中，聽着他們的談話去了。

在三等待車室裏，充滿了青烟，如一間浴室般的熱，混雜的語聲不斷的響着在小食

欄旁邊，站着扳道夫阿金。

『唔，你們對於這件事怎麼想？』他說道，同時呼着下等淡巴菰的烟雲，『我的孩子，如果人民一旦起事了，真正的起來了，那末，那末，爲什麼，我的朋友，呵……』

在這個溫暖的空氣中，氣分是光明而安舒，每個人都在濃的青色烟雲中激昂的談着，黑影子經過窗外；語聲營營的響着，房門不斷的開閉，人不停的走走出入。

第二章

就在這一天，黃昏的時候，遠處被雪蔽蓋的矮叢林顯得很陰沈，忽有一輛機關車，用全速度駛來，牠沒有燈，也不噴氣，也不吹氣笛，牠如預示惡兆的黑鳥似的，由莫斯科衝到站上來。制動機可怕的驚號一聲，車輪與冰凍的軌道磨擦着，發出尖銳的磨擦聲，機關車便在站上停了。有人從踏板上跳了下來，帶着失望的口氣叫道：『同伴們，一切都完了！波洛歌（Bologoe）被取去了！他們已把鐵路的交通截斷了，一趙列車滿載着軍隊已將開

來了。』

機關車開去了，留在後面的是一陣白色的烟與蒸氣。暫時的沈默爲一聲狂叫所破。『同伴們，第一……我們……我們的列車要先開到那裏！看出去！』

車站上預示着騷亂的氣分。一羣一羣的人聽見了那叫聲的都從四面八方的跑來，阿尼西莫夫便爲一圈的白色的受驚的臉所圍着。在奇異的沈靜中，不時有失望的聲音可以聽見。似乎有什麼可怕的事正要經過這車站。

阿尼西莫夫雙足張開，穩固的站住，就站在剛才機關車衝過去而帶來惡消息給他時所站的地方。

他聽見了那些話，然而他還不能十分明白；那些話是如此的出於不意，如此的可怕，竟使他完全呆住了。

『那是怎樣的那是怎樣的？』他機械的向立近他身旁的人問，但沒有一個人答覆他。從所有這些光光的眼，圓而大的眼珠中，射出的是鄙下的恐怖。

在他看來隔了一刻，只要第二次叫了一會全數的羣衆便都要驚喊了跑散開了。在那個時候，一個矮身材而帶孩子氣的學生，爲羣衆所高舉，他搖着他的帽，以高尖的聲音叫道：『同伴們，那不是真的是個詭計，警察的詭計，同伴們！』

有一會工夫，壓迫是輕鬆了，危機是已經過去了，然而立刻大家又證實那消息是真的；一件可怕的事實，永不能否認的，但驚惶的感覺，却爲憤怒與不顧死活的決心所代替。阿尼西莫夫已經恢復原狀了，他脫了帽，擦擦他的眉毛，對站在他旁邊的一個電報生說道：

『唔，那是怎麼了？然而那不算什麼，彷彿他們進行得很順利，我們要做我們的一份事，看有什麼事發生了。』

長身材，黃頭髮的電報生，答覆得低低的，阿尼西莫夫聽不清楚。

現在在各方面又有一陣大騷動，羣衆去開始建築障礙物，在各地地方，黑形的紛亂的，一羣一羣人突然出現，木器傢伙從車站裏搬出，兩個人匆匆的抬着一根大的蓋着雪的